



沉浮 暗涌 繁华 尽

魂遗世◎著

新武侠小说

恩仇绵绵
戎马悲欢

沉默却毅然的冀望，
驱使她玄衣策马，在武林燃起灼烧之焰。
然而前途莫测，
她究竟是把起落沉浮当成最终归宿，还是主动退出那曾经的向往之地？

时代文艺出版社

沉浮暗涌
紫华尽

——

沉浮暗涌
紫华尽

沉浮暗涌
紫华尽

沉浮暗涌



沉浮暗涌

繁华尽

魂遗世◎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浮暗涌繁华尽 / 魂遗世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387-5592-3

I. ①沉… II. ①魂…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1304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刘兮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陈阳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沉浮暗涌繁华尽

魂遗世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 880mm × 1240mm 1 / 16 字数 / 325千字 印张 / 21.25

版次 / 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 /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一）怨气横生 此心谁怜	001
（二）品判英雄 武约谁人赴	017
（三）初战败 阔论江湖志	026
（四）暴雪试剑指青云	036
（五）剑凛酒烈惊豪英	055
（六）风姿谁与竞	086
（七）浪波暗涌流 舍命缘情由	095
（八）何物作相思 无我鬼难收	128
（九）冤情难白 俱是缥缈事	140
（十）恨怒而亡 终究谎言欺	151
（十一）化作泪 多少人命空逝	163
（十二）何处逢 前时因	178
（十三）夜论道 表衷心	193
（十四）黑影作阵毒针凛	201
（十五）乱魂为配音扰心	210

(十六) 星月 茫茫何处寻	224
(十七) 话真相 魂灵终通	241
(十八) 行救治 缘分相错	262
(十九) 相对拭泪难 浴火天堂	277
(二十) 鬼魂冤戮 爷孙力治	293
(二十一) 仇敌未死 故人忽至	306
(二十二) 沉浮莫测 变数有几何	313
(二十三) 洒脱肆意人 前路乐乐	331

（一）怨气横生 此心谁怜

“天地只有我一人。”李期柔不自觉地说着，双眼里泛着苦寒的痛色。

天禧四年，冬月午后的阳光透过窗纱，漫进这个略显狭小的房间。一件未完成的葱白色对襟长衫被她放在了床榻上，针线都随意地放着。

而她的眼光正无限哀怜又无限凄厉地望着手里这柄剑。剑鞘由黑铁打造，没有半分图案，剑柄是光滑的，亦是没有什么图案。而她抽出长剑，只见一道寒光投在她的双眸里，剑身雪光样，仿佛已经在天山的雪里浸泡了千年，它的寒气令人感到窒息，又令人哀伤。

而细细看去，那剑身上雕着一条龙，只有这一条龙，是一条孤龙。它肆意地飞游在云间。而剑身的另一面下方写着“孤寒剑”。

这柄剑素来是被她藏在被褥下面的。她也时常让剑出来，也让她的下心来。

此时此刻，她望着这柄孤寒剑，思绪又一次回到了六年前。

那是大中祥符七年的四月，大宋都城汴京开封的长街边，杏花一簇簇地开放着，无数的花朵挣开了那纯红色的花苞，变成了粉红色，而纷纷而坠的花瓣则全是白色的，仿佛昭应着一个人从少年轻狂到逐渐成熟最后云清风淡的过程。

微风习习，杏花疏影，年方十三岁的期柔正如她父母的期待一般，温柔款款，笑靥莞莞。她正坐在母亲海仁的裁缝铺里，看着母亲缝补衣服。她母亲缝补衣服的水平当真是高，有到她铺子里做过衣服的人不光会再次光顾，而且还会把她的手艺传播遐迩。

可即便海仁的手艺已经很高了，她也还是会对期柔不时的建议感到惊

讶。

海仁一直希望期柔能够接她的班，于是从女儿六岁就开始培养她缝补衣服。而期柔极高的悟性使海仁非常高兴，她觉得女儿的缝补手艺将来或许会比自己的还要高。

期柔一直是那么听话，那么乖巧，温柔得如海仁和她丈夫——一个客栈算账先生心中的期许一般。

海仁希望自己的女儿把裁缝手艺继承下来，过个体面安稳的一生，虽然不会大富大贵，可她觉得这样平凡恬淡的人生便已经是最好。

此刻，海仁在裁缝铺里忙碌着，十三岁的女儿正看着她。海仁看女儿空闲着，对她浅笑道：“你闲待着做什么，把那件银灰衫子给改了！”期柔听话地拿起针线和衫子，在这方堆满衣服的小空间里飞针走线，低吟浅唱。

清风撩起她垂鬟分髻髻燕尾的几根发丝。不知怎的，面对着繁复的针脚和丝线，她那小人儿的内心竟有些厌怠。她想放下手里的活计，出外走一走，到青山绿水间跑一跑！一想起她的一生都将在无尽的针线中度过，她惶恐不安至极，她烦了！

可是她母亲的期望太重了，她有什么理由不传承那个缝补手艺呢？她深知母亲虽拥有傲人的缝补手艺，可是她的心却还是愚昧顽固，她一定会觉得女儿不学裁缝是个天下第一的笑话！

突然，一个温和若水的声音传来：“这么好的裁缝铺子里，竟还有这么好听的歌声！”海仁和期柔一齐看向门口，只见一个老顾客引着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进来了。

只见这男子步伐稳健，面容英武，手里提着一柄宝剑，虽有风尘之色，可还是掩不住的神清气爽。他笑着对海仁道：“我想来做几身衣服，听这位朋友说，这家铺子很好，那我就来拜访了！”说罢他还笑盈盈地看着期柔，道：“你唱得很好听啊。”

期柔脸微微一红，讷讷地不知说什么好。海仁笑着向那位老顾客道谢并送走了他，转回身来便恭敬地对那男子道：“官人谬赞了。不知官人要做什么衣服？”

那男子道：“给内子做几身好看的衣服！我也不懂穿衣的学问，请你给看着做吧。”海仁问道：“官人夫人怎么没来？”

那男子道：“我家在襄州，此次我是有事外出，她没随我来。”海仁为难：“那我可怎么做呢？”

那男子笑道：“夫人就按照自己的身形来做吧，内子也差不多。”海仁笑着应了一声。

期柔拿起一件衣服：“妈，这件衣服上面有好多褶子。”海仁道：“待会儿我来弄吧。”那男子看了看，道：“这有何难，看我的。”

海仁和期柔一看，却见那男子抬起手来，平伸手掌，放在那件衣服上，没过多时，只见他手掌底下渐渐冒出热气来，他的手开始缓缓在衣服上摩擦，过了一会儿，那衣服竟然平整得和新衣一般！

海仁吃惊得半晌说不出话，而期柔更是睁大了眼睛，张着嘴，那嘴还一时合不上。

那男子看了看期柔的小模样，忍俊不禁。期柔指着他的手，结结巴巴地问：“你的手是……怎么回事？”那人清朗一笑：“雕虫小技而已，不足挂齿。”接着对海仁道：“大约多久可以取衣服？”

海仁已知眼前之人身怀武功，哪敢怠慢，道：“我给官人夫人做四身衣服，最快十天工夫可成。”那人道了谢，道：“我来汴京是来看看风景的，也为了给我娘子做几身衣裳。正好，这十天我也可以看看汴京风光！”

十天里，期柔除了帮母亲做衣服以外，其余的心思全在那个“雕虫小技”上！她心中喜欢那武功喜欢得不行，真想让那人教教她。到了取衣服的日子，那人如期而至，可他神色却有些黯然，进裁缝铺时也是踌躇不已。

期柔望着他，心中好生奇怪。海仁连忙迎了过去，笑道：“官人，衣服已经做好了。”那人却对海仁拱了拱手，叹道：“夫人，在下实不相瞒，昨日我歇脚的那客栈里来了一对母女，那母亲是不远千里来开封给孩子治病的，可是她们的钱都花光了，连客栈都住不起。我一时心软，便把自己的钱全给了她们，让那母亲去给孩子看病。唉，我没想那么多，不光

没有把衣服钱留下，甚至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

海仁一听，一张脸登时就拉了下来。那男子见了，连忙道：“我不求你们给我路费，只是恳问夫人，这几身衣服怎么办？如果还是给我，你们就看看我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们需要，以抵作衣服钱；如果不给我了，那我立即便离开。”

期柔在一旁听了，怕母亲刁难这个男子，坏了和气，于是道：“妈，我有个法子。”

海仁理也没理期柔，只是冷冷地对那男子道：“这衣服我们也是紧赶慢赶地做出来的，那肯定是很辛苦……”那男子唯唯诺诺地道：“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期柔见母亲未理自己，又重复了一遍：“妈，我有个法子。”海仁把青白的脸对着女儿，叱了一声：“小孩子家，你知道什么！”期柔脸色也是有些不好，她怯生生地道：“让他来教我那个武功，咱们就把衣服给他成不成？”

海仁眉头紧皱，习惯性地呵斥：“学什么学！学那个有什么用啊！”期柔嗫嚅道：“可是我喜欢……再说我学了，以后就可以帮你把衣服都弄得很平整了。”

海仁对女儿的话充耳不闻，她看着那男子，似乎在想个解决办法。期柔脸色苍白，鼓足了勇气，在旁弱怯怯地道：“妈，我想学。”

海仁狠狠推了女儿一下，道：“学什么学！哪里轮得着你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了！”期柔险些倒地，那男子忙伸出双臂，将期柔扶住了。他看着这小姑娘眼圈微红，泪水轻弹，楚楚可怜，不由得心一软，道：“夫人，我愿意教她！”

海仁冷笑了一声：“你愿意？得看我愿不愿意吧！”那男子这才想起自己此时哪有说“我愿意”的份儿，人家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啊！于是他温和了声音道：“夫人，孩子这么爱学，你就让她学吧！教会了这武功，她可就很厉害了！”

海仁冷冷问道：“能怎么厉害啊？”那男子看了看期柔，低声道：“她可不能任你这么打咯！”

海仁有些发窘，她看了看这男子，心里还是忌惮他会武功。筹划了半晌，她做了让步：“那你便教她吧，可说好了，教会我女儿你那个武功就成，不必教别的！”

那男子道：“那个武功，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如果她天资高，至少也得半年！我得从最基本的内家功夫教起！”

海仁脸色极是不好，她道：“那可不行，她还得上得帮我缝衣服呢！再说了，你住在哪里啊！”

期柔弱声道：“咱家不是还有间空房子吗，便请师父住下吧！这段时间我虽然学武功，可是也可以抽空子帮你！”海仁嗔道：“真是的，这么快就叫上师父了！那行吧，反正就多一双筷子！”

于是那男子便在李期柔家里住下了。原来这男子唤作李义温，襄州人氏，与杨延昭颇有交情，而此次他正是接到了杨延昭的书信，得知朋友病重，才从襄州去了高阳关看朋友，没承想他到了的时候杨延昭已经过世了。他又在杨家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他想看看汴京的风光，便又往这边过来。来到汴京之后，他又惦记给妻子做几身衣服，便经人介绍来到了海仁的裁缝铺里。

李期柔的父亲看似与海仁不同，他很为家里有这样一位会武功的侠客到来感到荣幸，每日他出门回来都自是会和李义温喝上几杯。李义温只是告诉了这家人他的名字和来处，于他的身份则全没告知。

李义温开始传授期柔掌法和内功心法，每日他们二人在家中凝神沉气，打坐练习。李义温把掌法拆解成了一招一式，耐心教授，而李期柔对武功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练习得又兴奋，又刻苦。黎明的曙光将出未出，期柔家的小院子里就传来了练武之声，晃了晃眼到了灯火黄昏时，那练武声也还是不曾歇止。期柔一点儿也不觉得枯燥，若不是父亲让李义温休息，期柔会缠着师父让他在月上柳梢之时也教她一招半式。不过师父虽然不在晚上教她，她自己也会勤加练习，一招一式，甚是有板有眼，每一招她都要练上千遍有余。海仁见到女儿勤奋如此，不由得奇怪道：“她素来最是没有耐心的，怎么一学起武功来，反而比那最努力的人还要刻苦？”

不觉过了两个多月，期柔父亲向李义温问起女儿武功进展，那李义温长叹一声：“哎！她当真是个悟性极高的人！”

期柔父亲问：“怎么说？”李义温道：“我见过的人里，期柔天资算是最高的，她又喜欢练武，刻苦程度也高于旁人不知多少。实话说，她的武功进步速度当真叫我惊讶！”

期柔父亲笑道：“期柔她就是聪慧，和她妈妈学针线也是很快就学会了。”

李义温道：“她有这样好的悟性，若是能够继续练武，将来说不定……不，一定是大有作为！我真想一直教她下去！”

期柔父亲却只是笑笑，并没有接话。

却道这日，李义温对期柔道：“期柔，我已经教了你三个月了……”期柔听出了师父的意思，连忙道：“师父，我的武功还没有练成呢，你可别走！”李义温一笑，指着庭院里一棵百年大树，道：“你现在出掌击在那棵树上，看看有什么效果！”

期柔依言暗运内力，一掌打在那树上，只见枝叶纷纷而落，那树却纹丝不动。期柔对师父道：“师父，你看，我还没有学成呢！”

李义温却是大惊，喃喃道：“你这还是没有学成？才三个月而已啊……”

期柔正在疑惑，忽然一阵风来，只见那大树毫无征兆地笔直倒下。

期柔大惊，不自觉地道：“我才使了七成功力啊！”

李义温惊道：“你才使了七成功力？”期柔怯怯地点头道：“我不想让师父走，便只使了七成功力，以证自己武功不济。”

李义温摇头叹道：“只有三个月，你的内力便已到了这种地步！”期柔不好意思地道：“师父，可是我还想继续和你学，我喜欢练武，特别喜欢！如果不让我练武了，我真不知活着还有什么趣味！”

李义温看着期柔，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深知期柔悟性极高，自己倒是十分有兴趣继续教她，况且期柔本人对武功的热爱，也是他一生碰到的人里最热烈的。可是李义温知道，她父母都是很本分的人，肯定不想让期柔继续练武，而他又能帮期柔什么忙呢？

李义温长叹一声，道：“纯武心法和索命掌你都已经学会了，便是咱俩现在就以索命掌对招，我百招之内肯定也胜不了你。你要学的武功，现在已经学到了，我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

期柔恳切说道：“师父，我特别想学武功！师父就继续教我一些别的吧！”

李义温看着期柔一双杏核眼里的殷殷期盼，心中好生为难，他是多么怜惜他这个小徒弟的一腔爱武之情啊，可是为何她要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他多么想带她回襄州，让她正正式式地进入门派学习武功！

李义温还在怔怔出神，却听期柔道：“师父，我想学剑！”李义温怔了一下，便不由自主地把剑拿到手上，她想学剑，他又何尝不想教给她！

李义温振作了一下，笑着对期柔道：“好！咱们从今天开始练习剑法！”

李义温将剑一把抽出，道：“别看师父教你索命掌，可是师父叫响武林的，还是这‘义薄云天剑’！”期柔双眼满含喜悦，道：“义薄云天剑？好名字！这可比那索命掌的名字好！”

李义温看着这孩子，心中又是怜爱，又是激动，他多么想保护她这颗爱武之心，多么想保护好这份热忱啊！可是天知道他还能当多久她的师父！

李义温开始在庭院里把义薄云天剑法演练了起来。他每使完一招，便会告诉期柔这招的名字，八招过后，李义温收起长剑，对期柔道：“此剑法就这八招，我演练了一遍，你都学会了什么？”

期柔道：“第一招‘仗义疏财’，是在身前画一个圈子，将自己的门户牢牢守住，而后出剑一点，旨在出其不意，让敌人立刻便感受到剑法的威力；第二招‘齐心协力’，是身形忽变，翻几个筋斗，左掌横劈其腰，而长剑便直取其心口；第三招‘沥胆披肝’，是虚晃一招，卖个破绽，仿佛让敌人觉得自己的门户都露了出来，等敌人靠近，便立刻使出几个非常快的、连着的剑招，敌人靠这么近，肯定难以躲避；第四招‘大义凛然’，就是腾空跃起，而后剑招快得令人看不真切，估计敌人只是看到剑光一晃，便命丧黄泉了；第五招和第六招分别叫‘岂曰无衣’和‘与子同

袍’，这两招我却没有看清楚；第七招‘义无反顾’，是接连向前，以极快极凛厉的剑招向敌人击去，本来剑招纯厚凛厉就已经很令敌人吃不消了，可是此招还快，所以十分厉害；第八招‘义薄云天’，师父你简直唬死我了，你跃上空去，那剑如何能使得那般快，我连看都看不清楚！”

话音落下半晌，李义温望着期柔却久久沉默，他心里感叹：“旁人若只是记住了剑招的名字我已要夸他用心，可她竟然能把一招一式说得如此详细，甚至连剑招的意图都甚是清楚，若非亲眼看见，当真难以置信！”

李义温眼光澄亮亮的，笑对期柔道：“再看一遍！”剑尖翻飞，剑光闪烁不停，纵使在白天，依然如此夺目耀眼。在期柔的眼里，和煦的阳光下，剑尖灵动跳跃，仿佛有皑皑白雪被一缕缕地扬向天空，幻出变化万千的光芒色彩！她心中大喜，不自觉地便从那倒下的大树上折下一根枝条来，跟着师父的一招一式一齐练习。只见小庭院里，两人闪转腾挪，期柔仿佛觉得她把天上的阳光给移转到了枝条上，而阳光又顺着枝条滑进了她心里！她从来都没有这般高兴过！而不知不觉间，她的招式已经和师父的没甚两样，那世上最高深的剑法已经在她的枝条上隐约显现。

李义温高喊：“拿着！”手里的长剑抛了过来，期柔用左手接住，清朗笑了一下，又将手里的枝条向师父抛了去，两人交换了手里的物事，而那剑法却愈加地活灵活现。李义温手上枝条虽然甚是绵软，可是蕴了剑法，便虎虎生风，那枝条上的每一片青叶，都仿佛变成了锋利的刀刃，打在风中，簌簌发响。期柔拿了长剑，虽然感觉手里重了几分，可是一招一式却更成样子，几招过后，义薄云天剑法的威势与震慑力便慢慢现出了。

李义温前探，期柔也前探，李义温斜劈，期柔也斜劈，泠泠光晕如流动的清波，期柔恍然觉得剑光温柔，时光也温柔，她觉得练剑是件多么美好的事！她从没觉得生活如此温柔清浅。

她觉得她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挠痒痒似的，毛毛躁躁的，可她又感觉她的心思非常安稳。她感觉自己已然完全沉浸在对武功的惊喜中了！她喜悦，尤其她激动，她激动多于喜悦！她已经完全感受不到她自己的热忱了，她只是感觉长剑散开了一个奇妙的境界，她在不停地为那境界的瑰丽和绚烂惊讶与感动！

忽然，李义温枝条方向一转，向她打来，期柔惊喜，连忙以剑接招，两种兵器还未对攻，突然间，期柔只觉自己的太阳穴被人狠狠地拍了一下。

期柔吓得脸色惨白，转了头，只见母亲站在那里，满面愤怒和失望！

原来是海仁中途从裁缝铺回家了，她看到树倒了下去，本就骇怒交织，又看到期柔那么认真地学习武功，还学上了剑，她更是怒不可遏，冲上来便打了女儿。

李义温也没及时发觉，便也没能阻止。他看到期柔愣在当地，太阳穴上一道红印子，不由得心中一痛，道：“别总打孩子了。”

海仁脸色铁青，吼道：“那你就走，离开我家，别教她武功了，我恨她总学武功，不来帮我！”素来温柔的期柔听了这话，整张脸都颤抖了一下，没说话。她心里悲伤到麻木，反而留下了无尽的苍凉。

海仁又喊道：“而且，你不是说就教她那个武功，她学完后你就走人吗？现在怎么又学上剑了！也不知多危险！树都倒了，将来是不是就要杀人了啊？”

李义温性格温和，且有大侠风范，于这种“泼妇撒泼”的场面倒是从未见过，颇有些束手无策。他叹道：“好吧，我今日便走。”

他望了一眼期柔，只见期柔不知何时已经流了满脸的泪。却听海仁冲她喊道：“哭！就知道哭！你都不见我一人在铺子里要死要活的有多累，你也不去帮帮我！”李义温喉头一哽，心中奇痛，这种痛，竟是以前从未曾有过的。

李义温道：“请容我和孩子进屋去说几句话，说完我便走。”海仁脸色极为不好，却也没说什么。

李义温拉着期柔到了他屋内，期柔满面泪水，哽咽道：“我娘对我一点儿也不好！”李义温眉头微皱，却温和道：“我能感觉到，她是个好人，就是希望你能够过得安稳一些，不要去学这些危险的东西！”

期柔还是哭泣，李义温叹道：“咱们长话短说，我把我的两本武功秘籍都留给你，一个是掌法的，一个是心法的，虽然你都已经学会了，可是也要勤加苦练……”期柔一听，心中一动，眼睛亮亮地看着他。“这两本

秘籍都是我一时兴起才随身带的，没承想竟给了你……”期柔道：“这两本秘籍太贵重了，再说我也都练会了……”李义温笑道：“休要再推辞，我知道的，你怎么舍得不要这秘籍？”期柔这才不说话，李义温却在心里叹道：“又聪慧又懂事的孩子，却偏偏有这样一个妈！”

李义温又道：“剑法的秘籍我没有带着，不过还好，你天资聪颖，已经把剑法都学会了，刚刚我都要和你过招了，所以剑法你就按照自己的记忆勤加苦练吧！”他忽然想到，如果刚才海仁知道她女儿的武功水平，就绝对不会贸然上前打她的。

李义温把两本秘籍拿了给期柔，期柔郑重接了。李义温叹道：“我之所以二话不说还是要你勤加练武，乃是知道你太过喜爱武功了，我不忍拂你心意，无论有什么外力阻拦！”

期柔听了，感动得热泪潸然，她默默点了点头。

李义温拉起期柔的手，把长剑给了期柔，期柔惊讶道：“您……”李义温道：“这把剑也留给你，不用推辞了！你这样的人，比我更配得上这柄孤寒剑！”

期柔听了，除了巨大惊喜之外，心中更是感慨万千，因为师父没有把她当成小孩子，更没有把她当成女子，而是一个人，一个灵魂，一个生命个体，一个和她同样顶天立地的人！

期柔跪倒在地，磕了四个响头。李义温笑着，却满眼是泪，他连忙扶起她，又仔细地看了看期柔，心里暗道：“她可真是我年纪最小的徒弟了！”

李义温道：“你若是以后想要来找我，便来襄州，来到了襄州境内，只要买一块红布，上面墨笔写着‘义’字，放在肩膀上，我就会找到你！”他又道：“刚才没能和你对招，真乃遗憾啊，我希望将来……将来有机会……好不好？”

期柔说不出来话，因为一说话就会流泪，她拼命地点着头。

李义温帮她拭去了泪水，便要往外走，到了门口，他忽然转头问道：“我留下了一柄剑，你娘肯定不让，你怎么办？”

期柔抽噎道：“把剑……先藏到这屋的床底下，到了晚上我再拿……”

拿到我屋里去。”李义温笑了，点点头，随即走出了屋子，和海仁简单地作别。他凝神望了片刻他待了几个月的院落屋子，而后大袖一挥，翩然离去。

从此，期柔便自己在家悄悄地练武，她不太去给海仁帮忙了。海仁见李义温走了，心中总算稍感安慰，可是期柔不去裁缝铺帮忙，她也还是大为光火。她寻隙便要责骂期柔一通，可是期柔总是不争不辩，浑不理睬。海仁只以为女儿还在为李义温的离去而生她的气，可她完全认识不到自己的过错，得了闲便去训斥李期柔，她只希望自己的训斥能够让女儿快些从武功的迷咒里出来，好到裁缝铺里给她帮忙。

饶是沉浸在母亲的责骂里，三年多来，期柔仍是一直没有再去裁缝铺，她白天在庭院里练剑，晚上在屋子内练剑，义薄云天剑的八个剑招已叫她练得炉火纯青，而且由于她的谨慎小心，她的爹娘一直都不知道她还在练武。

可是由于母亲的责骂，李期柔也饱尝了苦涩和辛酸，这三年多的练武，竟是以巨大的痛苦为代价的。

期柔十六岁的一天，在裁缝店里的海仁突然对女儿爆发了怨气，她决心无论怎样，自己今天都要把家里的女儿揪到裁缝铺来，让她像以前一样给自己帮忙！她冲回家中，庭院空无一人，海仁冲进女儿的房间，却见期柔正捧着一部书，看得痴迷不已，而自己的突然闯进，显然是把她吓了一跳！

海仁冲上来便要拿那本书，口里喊着：“这是什么书？”期柔万分悔恨自己如此痴迷地看武功秘籍，竟然连母亲回来的脚步声都没有听见！她下意识地一躲，拿手轻轻一推，海仁便仿佛天旋地转一般，想站稳也不能！

海仁咕咚摔倒在地，惊怒地看着女儿，期柔吃了一惊，连忙上前扶她，海仁却怒睁着双眼，一把将书扯了过来，却见那上面写着“索命掌”。

海仁一怔，随即明白过来，她举起秘籍，指着期柔，喝道：“就是李义温留给你的破武功秘籍是不是？”